

本报副刊部主编 | 第986期 |  
2023年10月29日 星期日  
首席编辑: 吴南瑶  
视觉设计: 戚黎明  
编辑邮箱: wup@xmwb.com.cn

# 星期天夜光杯



## 一对夫妻 一段『老式喜剧』

◆ 朱光

### 2 角色 最喜欢瓦西里耶夫娜

要说自己最喜欢的角色,史兰芽还是首推《老式喜剧》里的莉吉娅·瓦西里耶夫娜。其实在她与丈夫李幼斌一起搭档主演《老式喜剧》之前,有很多不同的版本。该剧是苏联剧作家阿尔布卓夫晚年时期的代表作,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在苏联、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戏等不同地方,都上演过这部剧目。按角色设定,女主角莉吉娅·瓦西里耶夫娜不满60岁;男主角罗吉昂·尼古拉耶维奇65岁——他们在滨海疗养地相遇。随着剧情推进,观众会慢慢发现这段充满喜剧色彩的邂逅里涌动着战争给各自带来的隐痛与暗伤,可是他们依然笑对人生,甚而收获了爱情。

瓦西里耶夫娜是一个年近六十岁,但是看起来依旧娇俏、可爱甚至还有点嗲嗲的女性。她爱美,爱穿得好看,也爱做饭:“一会儿掏出一碗汤,一会儿拿出一饭盒的肉饼……其实和我还蛮像。”但是,在与尼古拉耶维奇儿子的交流中,观众会慢慢了解到她唯一的儿子在18岁就死于战争;她“结过许多次婚”,也曾被丈夫抛弃……内心伤痕累累,但始终热爱生活。

史兰芽分析道:“所有演员都会在扮演角色的时候融入个人风格,而我要寻找最合适的度——又要突破自我,又要让观众感觉舒适。”不能在形象上一味追求像个外国人,而是要追求那个年代、两个人的处境、心境。

### 3 换人 演《老式喜剧》肯定会不一样

《老式喜剧》是史兰芽与丈夫李幼斌,彼此激发出的好戏。如果换个人演对手戏?“那肯定不一样。我们有默契的”,史兰芽认真分析,“我俩先决条件就比较便利,可以在家就对台词。把台词熟背于心,化为自己的,才能慢慢走进这个人物”。

最初,是北京人艺青年导演班赞来找史兰芽和李幼斌,向他们推荐了《老式喜剧》。“我想,我得完成剧院任务,那我得来。”史兰芽与班赞有合作,了解他的眼光与判断。但是当时李幼斌还在横店拍电视剧,对于话剧剧本的要求也不低。他在成为家喻户晓的影视剧演员之前,也是长春话剧团的尖子。话剧在相当长时间内缺乏好剧本。因而,李幼斌的本能想法是,“不好的剧本我不接。”当他看完第三遍之后,感觉本子相当不错。“虽然它写

战争,但是没有直面它;虽然它写爱情,但是没有很直白、嘻嘻哈哈;虽然它写伤痛,但是表现得很隐忍……”这对夫妇开始研究剧本,珍惜剧本。李幼斌认为,“《老式喜剧》有着很高级的人性化的表达。这部剧目从诞生起历经那么多年,依然老式、老派、慢腾腾,但从来不落伍。”尼古拉耶维奇在剧中的性格是整体木讷,但也终究能感受到瓦西里耶夫娜纤细且强大的内心。李幼斌的性格与剧中人是完全相反的,按妻子的说法:“但他很好地领悟了这个人物。”

他们彼此也在对方身上找到更多的表演方式和启迪。史兰芽对李幼斌的演技赞不绝口:“没有一点点表演痕迹,很准确,都表达了,这个过程十分愉悦——形成了事业的升华,感情的互动,很幸福。”不过,“最幸福的还是受到了观众的认可。”史兰芽补充道。

该剧2019年6月26日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首演。在200人座位的剧场里,他俩感染了所有观众。后来,北京人艺看这出戏广受欢迎,就把它推向更大的剧场——700人座位的曹禺剧场。“小剧场票价一两百元,中剧场票价可能会搞到五六百元,观众还会来吗?”结果,观众还是如潮水般涌来……导演班赞2019年9月因心梗英年早逝,复排时,导演唐烨接下了这部戏。在史兰芽看来,演好《老式喜剧》也是对班赞最诚挚的怀念。如今,史兰芽演这个角色已经到了游刃有余、炉火纯青的地步:“历经这么多年的磨合,我在台上,只要不出那个光圈,无论走哪儿,站起来还是坐下去,我都演得很顺。”

在上音歌剧院,等待史兰芽花了4小时——其间顺便看了参演第二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北京人艺代表作《雷雨》的技术联排。

应第二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之邀,北京人艺在上音歌剧院上演了濮存昕与史兰芽主演的《雷雨》。此前,史兰芽与丈夫李幼斌携手,在各大城市巡演的《老式喜剧》赢得交口称赞,塑造的老年情侣形象生动、可爱、真挚、动人,按史兰芽的说法:“带来了——事业的升华,感情的互动。”

### 1 等待 在史兰芽的职业生涯里不存在

这一版濮存昕导演的《雷雨》,终章处理得诗意——在暴风雨夜死去的四风、周萍与周冲,沐浴着光,撑着纸伞重新站起来,仿佛新生。这种“仿佛”,需要借助周家客厅里沙发的升降,实现时空转换。当沙发降下,青年人起身、撑伞……宛如重生。扮演周朴园的濮存昕、扮演鲁侍萍的史兰芽,和青年演员一起跌打滚爬、周而复始。因为兼任导演,濮哥演着演着,就停下来与青年演员说戏——这也正是如今重排《雷雨》的初衷,于是,原本2个多小时的剧目,融入技术,就联排了4小时。

等待,其实是演员职业生涯里的常态。演戏时,一个演员要融入集体表演,只有在适当的时候上下场,没有戏份时,只有等待。剧目与剧目之间的状态,也是等待。等待,对于史兰芽,是不存在的。等待?史兰芽有一丝恍惚,喃喃自语:等待?我只能说每个角色都令我期待。史兰芽的爷爷是史行(原名:史锦棠),中国话剧名家,曾任延安鲁艺实验话剧团导演,后来担任过浙江省文化局党委书记,创建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史兰芽的父亲是电视剧导演史践凡,成名作是《鲁迅》。

史兰芽最早最广为人知的艺术形象,是《围城》里的唐晓芙。当时与陈道明搭戏之际,她才十六七岁。得到这个角色,对她而言谈不上很难。今年52岁的她,



即便素颜,看起来还有少女感,眼睛灵动,肢体活泼,比照片里更瘦削。平常,她留着卷曲的中长发,戴个发箍:“今天是技术联排,要穿上服装,但是可以不做头。当然,彩排时还是要把头梳成髻。”

这位外貌颇为洋气的“鲁妈”,在台下回忆起如何“成为”唐晓芙,很淡然:“我有一位叔叔是浙江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经常给我拍照片,还会上杂志。有一天,有一个人把登着我照片的杂志给了《围城》导演黄蜀芹,说是史践凡的女儿。”黄导一看照片就觉得不错:“史践凡不是我师弟嘛!”黄蜀芹导演比史践凡高两级,于是,史兰芽幸运地参演了《围城》,一夜之间成为当时每家每户都印象深刻的唐晓芙。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史兰芽对初出茅庐的自己演技还挺不满意:“形象是符合的,但是演技太稚嫩!”

### 4 生活 我做菜做得很好很好的

舞台上,每一个角色都会给史兰芽带来新鲜感,“我都全力以赴”;舞台下,“我很热爱生活,做菜做得很好很好的!”专访她之际,在《雷雨》排练间隙,难得看到一个“洋气”的鲁妈。对此,她的回答是:“有人问,这个鲁妈怎么这么好?鲁妈为什么不能不好看?当年周朴园怎么会放弃了自己的生活,还与她生了两个孩子?实话实说,鲁妈肯定是有些姿色的,只是历经沧桑有点老了而已。”

生活中,史兰芽承认自己是“在蜜罐里泡大的”。“我爱美食爱做饭,我家来自东南西北,东南西北的菜我都会!腌笃鲜,我就做得很好!”史兰芽的外公外婆是上海人,在建筑研究院工作,很早就去

了北京,但始终讲上海话。她从小跟着父母住在杭州,因而还能说上海话、杭州话。爷爷是江苏宜兴人,奶奶来自湖南。奶奶从小也跟她讲过战争对人的影响:“你爸爸也是从‘马背上的摇篮’成长起来的,当时环境艰苦啊,有些革命战友在路上,还真带不动,把自己的孩子给老乡,也是常有的事……”

“所以,如今我活到52岁,我挺知足”,史兰芽表示,“《老式喜剧》也好,《雷雨》也好,我们的父辈、祖父辈也好,他们都磨难深重,我们没有经历过。我们来巡演一台话剧,整个剧组虽然也累,但是心情都很愉悦。爱生活,就是无论何时,都保持一股对生活的欢欣。”